

作家版
中国儿童文学经典

宝葫芦的秘密

张天翼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作家版
中国儿童文学经典



宝葫芦的秘密

张天翼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宝葫芦的秘密 / 张天翼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
2016.2

ISBN 978-7-5063-8739-2

I. ①宝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童话 — 中国 — 当代

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33089号

宝葫芦的秘密

作 者: 张天翼

责任编辑: 丁文梅

装帧设计: 冯少玲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45 × 210

字 数: 93千字

印 张: 6

版 次: 2016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739-2

定 价: 21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—

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。可是我先得介绍介绍我自己：我姓王，叫王葆。我要讲的，正是我自己的一件事情，是我和宝葫芦的故事。

你们也许要问：“什么？宝葫芦？就是传说故事里的那种宝葫芦么？”

不错，正是那种宝葫芦。

可是我要声明：我并不是什么神仙，也不是什么妖怪。我和你们一样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。你们瞧瞧，我是一个少先队员，我也和你们一样，很爱听故事。

至于宝葫芦的故事，那我从小就知道了。那是

我奶奶讲给我听的。奶奶每逢要求我干什么，她就给我讲个故事。这是我们的规矩。

“乖小葆，来，奶奶给你洗个脚。”奶奶总是一面撵我，一面招手。

“我不干，我怕烫。”我总是一面溜开，一面摆手。

“不烫啊。冷了好一会儿了。”

“那，我怕冷。”

奶奶撵上了我，说洗脚水刚好不烫也不冷。非洗不可。

这我只好让步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：“你爱洗就让你洗。你可得讲个故事。”

就这么着，奶奶讲了个宝葫芦的故事。

“好小葆，别动！”奶奶刚给我洗了脚，忽然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来，“让我给你剪一剪……”

什么！剪脚指甲呀？那不行！我光着脚丫，一落地就跑。可是胳膊给奶奶拽住了，没有办法。

不过，我得提出我的条件：“那，非得讲故事。”

于是奶奶又讲了一个又是宝葫芦的故事。

我就这么着，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听奶奶讲故事，一直听到我十来岁。奶奶每次每次讲的都不一样。上次讲的是张三劈面撞见了一位神仙，得了一

个宝葫芦。下次讲的是李四出去远足旅行，一游游到了龙宫，得到了一个宝葫芦。王五呢，他因为是一个好孩子，肯让奶奶给他换衣服，所以得到了一个宝葫芦。至于赵六得的一个宝葫芦——那是掘地掘出来的。

不管张三也好，李四也好，一得到了这个宝葫芦，可就幸福极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张三想：“我要吃水蜜桃。”立刻就有一盘水蜜桃。李四希望有一条大花狗，马上就冒出了那么一条——冲着他摇尾巴，舔他的手。

后来呢？后来不用说，他们全都过上了好日子。

我听了这些故事，常常就联系到自己：“我要是有了一个宝葫芦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要些什么？”

一直到我长大了，有时候还想起它来。我有几次对着一道算术题发愣，不知道要怎么样列式子，就由“8”字想到了宝葫芦——假如我有这么一个——

“那可就省心了。”

我和同学们比赛种向日葵，我家的那几棵长得又瘦又长，上面顶着一个小脑袋，可怜巴巴的样儿，比谁的也比不上。我就又想到了那个宝贝：“那，我得要一棵最好最好的向日葵，长得再棒也没有的向日葵。”

可是，那只不过是幻想罢了。

可是，我总还是要想到它。那一天我和科学小组的同学闹翻了，我又想到了它。

“要是我有那么一个葫芦，那……”

嗯，还是从头说起吧。

二

那天是星期日。我九点钟一吃了饭，就往学校奔，因为我们科学小组要做一个电磁起重机，十点钟开始。

可是那天真憋气：同学们净跟我吵嘴。例如我跟姚俊下的那盘象棋吧，那明明是我的占优势，我把姚俊的一个“车”都吃掉了。可忽然——不知道怎么一来，姚俊的“马”拐了过来，“叭！”将我一军。我的老“帅”正想要坐出来避一避锋，这才发现对面有一只“炮”，隔着一个“炮架子”蹲在那里。我问姚俊：“你那个‘炮’怎么摆在这儿？”

“早就在这儿了。”

“什么！早就在这儿了？怎么我不知道？”

“谁叫你不知道的！”——哼，他倒说得好！

我们就吵了起来。看棋的同学还帮他不帮我，

倒说我不对！我就把棋盘一推：“不下了，不下了！”

后来我们动手做电磁起重机的时候，又有苏鸣凤来跟我吵嘴。

你们都不知道苏鸣凤吧？苏鸣凤是我们的小组长。其实他这个人并不怎么样，他打乒乓还打不过我呢。可是他老爱挑眼。他一面干着他自己的那份工作，一面还得瞧瞧这个，瞧瞧那个。

“王葆，这么绕不行：不整齐。”

一会儿又是——

“王葆，你绕得太松了。”

同志们！你们要知道，我做的这个零件，是我们全部工程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在科学上叫作电磁铁：起重机要吸起铁东西来，就全靠它。

同志们，你们要知道，我做的这一份工作可实在不简单。我得把二十八号的漆包线绕到一个木轴儿上面去，又要绕得紧，又要绕得齐。假如让女孩儿来做这样的工作，那就再合适不过了。而我呢，恰巧不是个女孩儿。问题就在这里。

可是苏鸣凤简直看不到这个问题。你瞧，人家做得非常费劲，闹得汗珠儿都打鼻尖上冒出来了，苏鸣凤可还一个劲儿提意见，不是这样就是那样。

我动了火：“这么做也不行，那么做也不

行——你做！”

苏鸣凤说：“好，我来绕。你去做绞盘上的摇柄吧。”

这个绞盘上的摇柄——可再重要不过了。只有等我把摇柄做好安上去之后，你才能转动绞盘，使起重臂举起来。要不然，就不能算是一个起重机。所以我也很乐意做，我很愿意对这整个工程有这么重要的贡献。

可是忽然——苏鸣凤嚷了起来：“不对，王葆！你把它弄成‘之’字形了。这两处都得折成直角才成。”

等到我把它一矫正，苏鸣凤又来了：“这成了钝角了，不行！”

“怎么又不行？”

“这么着没有用处，摇不起来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它摇不起来？”

有人插嘴：“这实在不像个摇柄，倒像一个人——站在游泳池边刚要往下跳的姿势。”

这真有点儿像。大家笑了起来。我把东西往地下一扔：“嗯，还兴讽刺人呢！我不干了，我退出！”

我狠狠地把地上的东西顺脚一踢，就往外跑。

苏鸣凤追了出来：“王葆，王葆！”

“别理我！”

“王葆，别这样！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

“噢，就是你的态度好！好极了，可了不得！等着《中国少年报》登你的照片吧！”

“王葆，你这么着，可不会有人同意你……”

“我不稀罕你们的同意！”——我头也不回地走，眼泪简直要冒出来了。

苏鸣凤准会追上我，劝我回去……可是别的同学都拦住了他：“让他走，让他走！”

这么着我就更生气。

“好，你们全都不讲友谊！……拉倒！”

我回家发了一会儿闷。我想再回到学校去，瞧瞧他们做得怎么样了，可是……那怪别扭的。后来我对自己说：“得了吧，什么电磁起重机！不过是个玩具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！”

这么想来想去，就想到了宝葫芦。我当然从宝葫芦联系到电磁起重机。然后又联系到别的许许多多问题。这些问题我现在不讲了，要不然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并且，后来我究竟想了些什么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，因为我瞌睡上来了。

睡呀睡的，忽然听见一声叫：“王葆，钓鱼

去!”

“谁呀?”

“快来，快来!”

我这才记起，仿佛的确有同学们约我今天去钓鱼。你瞧，连鱼饵都准备停当了，在桌上搁着呢。我就赶紧拿起钓具，拎着一只小铁桶，追了出去。

三

我出城到了河边。可是没瞧见一个同学。

“他们都哪儿去了？干吗不等我？这还算是朋友么!”

后来我又对自己说：“这么着倒也好。要是和同学们一块儿钓，要是他们都钓着了许多鱼，我又是一条也没钓上，那可没意思呢。还不如我一个人在这儿的好——正可以练习练习。”

可是这一次成绩还是不好。我一个人坐在河边一棵柳树下，旁边只有那只小铁桶陪着我，桶里有一只螺蛳——孤零零地躺在那里，斜着个身子，把脑袋伸出壳来张望着，好像希望找一个伴儿似的。

我不知道这么坐了多久。总而言之，要叫我拎

着个空桶回城去，那我可不愿意。顶起码顶起码也得让我钓上一条才好。我老是豁着钓竿。我越钓越来火。

“我就跟你耗上了，啾！”

太阳快要落下去了。河面上闪着金光。时不时泼刺的一声，就皱起一圈圈的水纹，越漾越大，越漾越大，把我的钓丝荡得一上一下地晃动。这一来，鱼儿一定全都给吓跑了。

我嚷起来：“是谁跟我捣乱！”

有一个声音回答——好像是青蛙叫，又好像是说话：“格咕噜，格咕噜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又叫了几声“咕噜咕噜”——可是再听听，又似乎是说话，好像说：“是我，是我。”

“谁呀，你是？”

回答我的仍旧是“格咕噜，格咕噜”。叫了一遍又一遍，渐渐的可就听得出字音来了：“宝葫芦……宝葫芦……”

越听越真，越听越真。

“什么！”我把钓竿一扔，跳了起来，“宝葫芦？……别是我听错了吧？”

那个声音回答——还是像青蛙叫，又听得出是

一句话：“没错，没错，你并没有错。”

“怎么，你就是故事里面的那个宝葫芦么？”

“就是，就是。”——字音越来越清楚了。

我还是不大放心：“喂，喂，劳驾！你的的确确就是那个宝葫芦——就是那个那个——b, ao, bǎo, h, u, hú, l, u, lú——听准了没有？——就是那个宝葫芦么？”

“我的的确确是那个宝葫芦。”回答得再明白也没有。

我摸了摸脑袋。我跳一跳。我捏捏自己的鼻子。我在我自己腮帮子上使劲拧了一把：嗯，疼呢！

“这么看来，我不是做梦了。”

“不是梦，不是梦。”那个声音又来了，好像是我自己的回声似的。

我四面瞧瞧：“你在哪儿呢，可是？”

“这儿呢，这儿呢。”

“啊？什么‘这儿’？是哪儿呀，到底？”

“在水里。”

哈，我知道了——

“宝葫芦，你还是住在龙宫里么？”

“唉，现在还兴什么龙宫！”——那声音真的是

从河心的水面上发出来的，字音也咬得很准确，不过总不大像是普通人的嗓音就是了，“从前倒兴过，从前我爷爷就在龙宫里待过……”

我忍不住要打断它的话：“怎么，你还有爷爷？”

“谁没有爷爷？没有爷爷哪来的爸爸？没有爸爸哪来的我？”

不错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！

“那么，我奶奶说的那个张三——嗯，是李四……那个李四得到的宝葫芦，大概就是你爷爷了？”

它又“咕噜”一声，又像是咳嗽，又像是冷笑：“什么张三李四！我不认识。他们都是平常人吧？”

我告诉它：“那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。说是有一天，李四跑出去……”

“少陪。我对它可没有兴趣。”

这时候河里隐隐地就有个东西漂流着，好像被风吹走似的，水面上漾起了一层层锥形的皱纹。

“怎么你就走了，宝葫芦？”

“我可没工夫陪你开故事晚会，”那个声音一面说，一面渐渐小下去了，还仿佛叹了一口气，“其

实我是专心专意想来找你，要为你服务。可是你并不需要我……”

四

哎呀你们瞧！原来它是专心专意找我来的！我又高兴，又着急。我非叫住它不可！

“回来回来，宝葫芦！”我睁大了眼睛瞧着河里。我等着。

“回来呀！”

河里这才又泼刺一声，好像鱼跳似的。我怎么样盯着看，也看不清水里的是什么东西，因为河面上已经起了一层紫灰色的雾。

可是那个声音——你听，你听！它回来了。

“你还有什么指教？”

“你刚才怎么说？我不需要你？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你既然需要我，你干吗还净说废话，不赶快把我钓起来呢？”

“就来钓就来钓！”我连忙捡起钓竿，仔细瞧着水面上，“你衔上了钓钩没有？衔上了没有？”

“咕噜。”

水面上的钓丝抽动了一下，浮子慢慢地往下

沉。我赶紧把钓竿一举，就钓上了一个东西——像有弹性似的蹦到了岸上，还“格咕噜”一声。

真的是一个葫芦！——湿答答的。满身绿里透黄，像香蕉苹果那样的颜色。并不很大，兜儿里也装得下。要是放在书包里，那外面简直看不出来。

我把它拿到手里。很轻。稍为一晃动，里面就有核儿什么的“咕噜咕噜”地响——仔细一听，原来是说话：“谢谢，谢谢！”

我在心里自问自：“怎么，这就是那号鼎鼎大名的宝葫芦么？这就是使人幸福的那号宝葫芦么？那号神奇的宝葫芦就是这么一副样儿么？”

这个葫芦又像青蛙叫，又像是核儿摇晃着响似的，它说话了（原来我心里想的什么，它竟完全知道！）：“这你可不用怀疑。你别瞧表面——我跟别的葫芦一个样子，可是里面装的玩意儿，各个葫芦就都不一样。我的确是一个可以使你幸福的葫芦，保你没错儿。我这回好不容易才找上了你。你该做我的主人。我愿意听你的使唤，如你的意。”

听听它的话！可说得多亲切！不过我还得问个明白：“你为什么谁也不去找，偏偏要找上我呢？你为什么单要让我做你的主人呢？”

“因为你和别人不同，你是一个很好的少

年……”

我连忙问：“什么？我怎么好法？我哪方面好？你倒说说。”

它说，我在各方面都好。我听得真：它的确是这么说来的。可是我总希望它说得更具体些。可是它——

“那怎么说得出！”

“那怎么说不出？”

“你太好，太好，好得说不出。”它这样咕噜了一声，好像是赞美什么似的。又很诚恳地说：“请你相信我，我是挺了解你的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呢，你也挺爱我。”

“对，对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正想要有我这么一号角色来替你服务。我这就来了。”

“那么——那么——”我又惊异，又兴奋，简直有点儿透不过气来，“那我就能——就能——要什么有什么了？”

“当然。我尽我的力量保证。”

哈呀，你们瞧！

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捧着这个自称宝葫芦的葫